

刘先平

Liu Xianping

大自然文学画馆

Dazir 00 Ti guan

爱在山野

Ai Zai Shanye

刘先平◎著 刘颖 谷孝臣◎绘

安徽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爱在山野

刘先平◎著

刘颖 谷孝臣◎绘



安徽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在山野 / 刘先平著 ; 刘颖, 谷孝臣绘. — 合肥 :
安徽美术出版社, 2019. 1
(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画馆)
ISBN 978-7-5398-8447-9

I. ①爱… II. ①刘… ②刘… ③谷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
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7292号

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画馆

刘先平 著

爱在山野

刘颖 谷孝臣 绘

出版人: 唐元明	策划: 武忠平 张婷婷
责任编辑: 于海霞 赵启芳	责任校对: 司开江 陈芳芳
装帧设计: 许润泽	封面设计: 润一文化
责任印制: 缪振光	
出版发行: 安徽美术出版社 (http://www.ahmscbs.com)	
地址: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	
营销部: 0551-63533604 (省内) 0551-63533607 (省外)	
邮编: 230071	
印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	
开本: 710mm×1000mm	1/16
印张: 10	
版次: 2019年1月第1版	
印次: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	
书号: ISBN 978-7-5398-8447-9	
定价: 39.80元	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社法律顾问: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

目 录

黑麂告状·····	3
发现长腿的“蛇”·····	7
是女王领导相思鸟迁徙？·····	18
遭遇浩浩荡荡的野猪群·····	24
猪蛇大战·····	34
重阳岭上人家·····	42
小张不像猎人·····	49
女贼很漂亮·····	55
发现情况·····	60



狼嚎惊心·····	64
月夜狩猎·····	71
野兽找药·····	78
粪粒中的情报·····	87
跟踪的学问·····	91
刻在树干上的宣言·····	101
决 斗·····	111
下吊弓·····	121
双重间谍·····	132
我最喜欢猜心思·····	140
爱的呼唤·····	149
后 记·····	154







黑麂告状

下班刚进家门，李老师迎头就说：“一只黑麂跑到县长家去了！”

她肯定是看到我那愣怔、茫然的神态，随即加重了语气：“一只黑麂，闯到黄山S县副县长家去了！黑麂！”

黑麂是生活在安徽黄山和浙西一带的我国特产动物，珍贵稀有，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

“去‘告状’？跑到副县长家？”

带有调侃的诘问，得到的是确凿的回答：“还真让你说对了。报纸在桌子上。”

我连忙拿起报纸，头版上果然有条大标题：黑麂告状。报道称前天傍晚，突然有只黑麂一头闯进了某副县长家中。家人的惊叫声引得下班在家的某副县长连忙出来察看。

原来是一只浑身带血的黑麂正在



客厅气喘吁吁，东躲西藏。他一边叫家人赶快关门，不要再惊动它；一边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。

不久，保护站的人到了。这时，黑麂已摇摇晃晃靠在沙发边上，呼吸急促。保护站的王工程师小心翼翼地靠近，轻轻地抱住黑麂，黑麂也乖巧地躺到了他的怀里。

据王工程师初步检查：黑麂后腿、臀部有3处伤口，以臀部一处伤口最大、最深。从伤口的状况看，这只黑麂是在遭到豺狗的袭击后，无奈中采取了最本能的办法，冲向居民区，以求得人类的保护。动物学家说，动物原本和人类就是朋友，弱小动物在危急中，这种记忆在遗传密码中常被激活，投向人类寻求友谊的庇护。

黑麂是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生活在海拔600米至1200米的常绿阔叶林带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，喜爱郁闭良好、地面潮湿、耐阴植物较多、食物资源丰富的环境。

这只黑麂为何在这个季节，突然到了低山区，又遭到豺狗的围攻呢？据王工程师说，原因可能是原栖息





地的森林遭到破坏，迫使黑麂到低海拔地区觅食；再是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后，禁猎食草动物的种群逐渐得到了恢复；对食肉动物说来，食物丰富了，这几年豺狗的数量一直呈增长的趋势，黑麂、梅花鹿等食草动物的天敌增加，生态环境失去了平衡。



耐人寻味的是，这位副县长正好是分管林业和野生动物保护的。群众在评论这件事情时，有的说是“黑麂上访”，有的说是“黑麂状告生态失去平衡给它带来的灾难”。

据悉，副县长已指示保护站尽快调查有关生态

情况，将于近期召开会议，研究对策。

受伤的黑麂经过治疗后，已及时送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，享受特护。王工程师说，黑麂只是皮肉之伤，目前尚无生命之忧，估计两星期后就可康复。

李老师知道我曾参加过对黑麂的考察，有着一段特殊的经历。去年5月，我们还一道去过S县，准备去与江西交界的南山探访古杉木群落和黑麂。县保护站的同志说：“那边封山后，这两年五步蛇、金环蛇、眼镜蛇又多了起来，你的《蛇趣》写的就是那边，还不知道那些家伙的凶险？这个草木葱茏的季节，路都没有，谁敢进去？”

我还不死心，准备和李老师单独去。李老师虽然有时胆小，但这么多年随我在山野中跋涉，只要是我定下的事，到最后总是说“嫁鸡随鸡嘛”，绝对与我同行。但最后他们还是想尽了办法让我们没有去成。

这只勇敢、机智的黑麂以及那位记者的文思，成了我俩一晚的话题。我们决定，尽快赶到S县去参加考察。这主要是因为它勾起了20多年前，我和黑麂的一段缘分。

发现长腿的“蛇”

二十年前的一个秋天，考察队进入黄山西侧，想揭开山民们传说的“天马”之谜，同时了解梅花鹿、相思鸟等的秋季生态。我只是位编外队员，受编辑工作的制约，经常不能和他们一道出发。

这次也是两天后才乘长途汽车，又走了几十里山路，在夜幕垂临时，赶到了考察队的营地。谁知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营地里空空如也。那时条件差，所谓营地也就是借用山村群众家的两间闲房。房东提着灯领我进去，说是桌子上有队长留给我的信。

信很简短，说是来后情况有了变化，时间又紧，无法等我。采集标本的手续办好后，他们已分头去进行各自的项目考察了，约定7天后来这里会合。因为人手太少，希望我去重阳岭找猎人小张，了解黑麂在这一带的

分布和生态

状况，如

能捕到一

只活的，

那就立了一大



功。如果因为困难太多，则可以选择一个组，去追上他们。接着详细地开列了考察相思鸟、鬣羚、梅花鹿等各组的路线、日程。

在野外进行动物考察，是有季节性的。野生生物的生活节律也是严格按照大自然的轨迹运行的。

虽然我也常在山野中独往独来，但失却了考察队营地的熙熙攘攘的气氛、朋友的欢声笑语，心里还是翻涌着失落的酸味。

我的决定是迅速的，看信时已做出了：去考察黑鹿。其实，队长也知道我肯定会去重阳岭。几年来的相处，他对我的脾性切得很准，还略施了激将的小伎俩。考察队出发时，一般只带一两支猎枪，这次特意给我留了一支，还有10颗霰弹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

房东告诉我，重阳岭离吊桥庵不远，从这里走有20多公里的山路。他问我去过没有，我摇了摇头。他对我上下打量了几眼，然后说这一带是深山，沿途没有村寨，路很难认，还要翻3个山头；虽说多年没看到老虎，但豹子、红狼、野猪、毒蛇还是不太少的。他的意思很明白：我只身不能去。

其实，他所说的种种困难和危险，无疑是给我做了最好的动员。我酷爱冒险，喜欢难题目。

试想，如果不是情况有了变化，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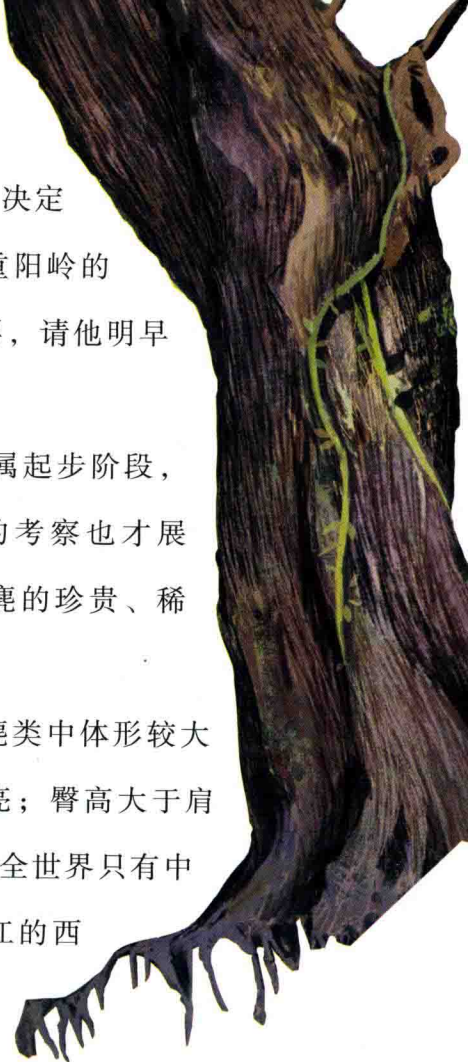
想单身只影去重阳岭，队长也不会同意。我决定不和房东争论，只是非常详细地询问了去重阳岭的路线，画了一张草图，然后多给了一斤粮票，请他明早为我准备一点干粮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尚属起步阶段，对野生生物资源、生存状态、濒危情况的考察也才展开，更谈不上给黑麂确定保护级别，但黑麂的珍贵、稀有，考察队的每个人都是很清楚的。

黑麂又名乌金鹿。它属鹿科动物，是鹿类中体形较大的；全身毛色近于黑色，闪着乌金般的光亮；臀高大于肩高，体形非常漂亮，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。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，而它又只生活在安徽的南部和浙江的西部等地区。

关于黑麂种属的定名，还是外国人于1885年在中国采到标本后做出的。别说我国动物园从未展出过它的活体，作为中国的动物学家，尚无一人采到标本。队长王教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，认为这是奇耻大辱。上次，小邢他们曾发现过似是黑麂的动物，可惜因为林子太密，草太深，未能看清，更未采到标本，使小邢懊恼不迭，考察队的队员们更是扼腕叹息。

天刚亮，我就出发了。四五户的小山村，静悄悄地藏在树林中。这个季节，山民们总是天不亮就上山讨生活了。淡淡的晨雾中



鸟鸣声也显得飘逸。

出了村子，就开始爬山。山很陡，比昨天的来路要险得多，又背了支猎枪，虽然挺神气的，但它老是跟窄路旁的石崖磕磕碰碰的。山民们说的路程，往往比实际距离要少。我估计今天最少要走三十公里的山路，再加上要寻路，如能在傍晚到达重阳岭就算幸事了。但是我还是一再告诫自己放慢脚步，若是走垮，可找不到人来帮助。

直到两腿走热了，我才放开大步。

到达山顶，一轮红日正从东天山峦中升起。深秋的黄山，犹如盛夏傍晚的彩霞，红叶、金树、碧水、黄花，在旭日中格外妖艳。对此美景，我也不敢流连，只得匆匆下山。

前面已没有路了，只有靠着印在脑子里的那张草图和感觉走。路是因为人走多了才踩成的。山区大，多险阻，人又少，当然路也就稀少。

他们说的路，往往是个大方向，真正走起来，是要凭着经验和勇气去开拓的。其实在山里寻路，也还是有规律可循的，你得记住





标志物。如沿溪走，或沿山谷、山脊走，拐弯岔路的标志物千万得记清楚，走错了一个岔口，那真是差之毫厘、谬之千里了。

是的，现在我就到了岔路，一边是去重阳岭的，一边是去石门岙的，两处却一在东、一在西。我只得细心地寻找、观察……终于在左侧的山崖上，找到一个形似猪头的突出的大崖，这是房东说过的。尽管那边枯黄的草很深，一丝路影也看不到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踏了进去。

进入草丛才走几步路，蚱蜢、红的绿的灰的小虫全都惊乍乍地飞起，成熟的草种也砰然炸开，向四处溅落……有窸窣声响起，在前方七八米处，掀起了草波。

是只小兽？不，草波在游动，是条蛇？是可怕的五步蛇、金环蛇、眼镜蛇？五步蛇的一克蛇毒干粉，可致上万只鸽子丧命。从草向两边的披斜的幅度判断，这条蛇可不小啊……

我停步，再次审视周围：草坡在山坡的一块稍凹处，四周全是乱石、稀疏的小灌丛，没有大的林子，也未看出有小溪从这里流过……

脑子里有团火花一